

清儒學案

世章



卷之四

清儒學案卷一百十三

天津徐世昌

子居學案

乾嘉之際常州學者蔚興淵如北江之學出於惠錢而能輔乎惠錢者也皋文子居之文出於方姚而不囿於方姚者也子居集中說經之作多具特見而不及皋文之翔實其文則各有獨到故能特樹一幟同時淵源相同者各附著焉述子居學案

惲先生敬

惲敬字子居一字簡堂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幼從舅氏鄭清如環游持論獨出己見長老皆驚異游京師爲咸安宮官學教習期滿以知縣用歷官浙江富陽江西新喻瑞金諸縣以能自

効不隨羣輩俯仰爲治以猛而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論文甄舉卓異擢南昌府同知忤上官被劾罷卒年六十一先生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於儒術以期可用而無弊其時同郡多儒傑如孫氏淵如洪氏北江諸人皆尙考據多著述先生與張氏皋文尤爲執友相與商榷經義古文及皋文歿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故其學悉發之於文嘗撰三代因革論八篇論者謂融會古今通達治體方能爲此大文非尋常經生家言也所著有大雲山房文彙初集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十二章圖說一卷古今首服圖說一卷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又詩藁若干卷

參吳德旋撰行狀
陸繼輅撰墓志銘

武進陽湖合志 王
先謙續古文辭類纂

十二章圖說序

古者十二章之制始於軒轅著於有虞垂於夏殷詳於有周蓋二千有餘年東漢考古定制歷代損益皆十二章亦二千有餘年可謂備矣中間秦王水德上下皆服衮立西漢仍之隔二百有餘年是以諸經師不親覩其制多推測摹擬之辭然搜遺祛妄各有師承考古者必以爲典要至歷代輿服志具載不經之制而冕弁服則兢兢然不忘乎古焉其大臣議禮之說多可采者是故言史不折以經不安言經不推以史不盡也敬自束髮受書頗窺各家禮圖得失今上采箋註下揆史志爲十二章分圖若干合圖若干歷代圖若干附其說於後世之君子其有以是正之則幸矣

古今首服圖說序

古者有冒有冠有纚纚者所以韜髮也士冠禮緇纚是也纚之變爲幘幘之覆爲巾巾之變爲幅巾爲常三代加冠於纚後世加於幘若幅巾常則不加焉常之變爲葛巾幅巾之變爲幘頭常冠也幘頭之變爲翼善冠自纚至翼善冠凡八物皆非冠也而幘頭翼善則冒冠名焉冠者冠也冠於紒也冠之別一曰緇布冠太古冠布齋則緇之是也一曰玄冠周委貌殷章甫夏母追皆玄冠也一曰爵弁士冕也周弁殷冏夏收皆爵弁也一曰冕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皆冕也一曰皮弁三王共皮弁素積是也一曰韋弁凡兵事韋弁服是也自緇布冠至韋弁凡六物皆冠也而名皆別焉冒者冒也通典上古冒皮冒之名所繇起是也其制先於冠冕後世庶人無爵者服之

北魏朝臣皆服便乘騎也江左君臣則私居服之夫三代之時
爲制備矣而首服益嚴觀禮經記載其用畫然者也自漢以後
士大夫喜趨於苟簡三代首服之制以意增損之增損既久與
古全乖其燕閒所服更無故實牽彼就此以古合今故禮圖所
繪不能無失敬考各家經注及史傳參伍始終錯綜正變爲圖
說若干卷冠之類從冠以著其儀纓之類從纓以推其等冒之
類從冒以盡其便立乎千載之後以言乎千載之前豈敢謂出
於盡是然浮假之說歧雜之言則不敢及焉若夫朝祭之用則
經史具有明文考古者可自得之矣

文集

三代因革論一

聖人治天下非操削而爲局也求其郢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

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埽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剝之餘搜拾竈觚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艱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爲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爲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

與諸侯大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眾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爲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爲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爲附庸理不可通且

五百里之半爲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爲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圍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爲國有軍有賦軍出於郊者也賦出於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者兼軍賦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耶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

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爲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里而爲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里之國有可以齊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上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於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母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平其威惠諸侯咸勤於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逮相襲

既久上下爲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割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興王崛起親賢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於封國之後復大啟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絜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於其閒也其山川之奧則有畸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都邑之系屬則有畸越於五十七百里者有之越於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理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

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子孫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質之萬世者也

自記曰韓詩外傳百里諸侯以三十里爲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爲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采本朝惠半農先生據之謂封五百里四百里其采百里封三百里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百里其采五十里欲合王制周官之說其說據外傳而與外傳歧又封采之數五等多寡不畫一不可從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制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乎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王者聖人皆先自其國都行之推

之於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於黃帝廢於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以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爲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眾聖人者期於均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

已然而尙有進焉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
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
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爲上治以貢爲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
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
名至高於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於
事至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故聖人之
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
也齊之內政五家爲軌五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井田以
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爲井田者十之九爲貢
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
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眾也楚薦掩爲司馬度山林鳩
藪澤辨京陵表澗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賈

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爲誣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衆也鄭子駟爲田洫而浸四族田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貢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事哉嗚呼此求方罫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嗚呼此亦求方罫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蔽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

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摘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於耕鋤饁饌守望而以廬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田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爲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衆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淳古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憑圖書稽覈而已必有不能實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卒則民煩魯之稅畝邱甲